

ANALISIS PERBANDINGAN PELAFALAN PLOSIF b-p d-t dan g-k DALAM BAHASA MANDARIN DAN BAHASA INDONESIA

Sherlifia, Lily Thamrin, Lusi

Program Studi Pendidikan Bahasa Mandarin FKIP Untan Pontianak

E-mail: sherlifia01@gmail.com

Abstract

In learning a language we need to understand many aspects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mandarin which if the pronunciation is wrong will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madari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ronunciation. In Mandarin and Indonesian have the same consonants, but the pronunciation method is different. The result is that Indonesians against consonants in Indonesian b-p, d-t and g-k often don't fit the pronunciation because they are influenced by mother language, for example: Indonesian students when they learn mandarin's pronunciation like b-p, d-t and g-k in Indonesian, they will read it with Indonesian pronounce, even Mandarin's pronunciation are different. Mandarin and Indonesian both have inhibitory consonants. In Mandarin there are aspirational and non-aspirational sounds, in Indonesian there are "voiced" and "voiceless". This includes differences in mandarin and Indonesian. The equivalent of Mandarin and Indonesian they use the alphabet to express a word. In mandarin are named Pinyin, the mandarin character named Hanzi.

Keywords: b – p d – t g – k Consonant analysis se yin

引言

汉语与印尼语具有相同点的声母，但是发音方法不一样。于是印尼人对汉语声母 b – p、d – t、和 g – k 经常发不准，因为受到印尼母语得影响，例如印尼学生在学汉语声母 b – p、d – t、和 g – k 时他们经常读成印尼语。

汉语与印尼语一样有塞音的声母，汉语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印尼语有“bersuara”和“tidak bersuara”。这也是汉语与印尼语的不同点。相同点是汉语与印尼语用字母来代表一个字。

当我在 SANTO FRANSISKUS ASISI 高中二年级实习的时候我遇到有不少学生在学汉语出现了错误，特别是在汉语语音当中。我发现 SANTO 因此，笔者对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d – t、和 g – k 的对比找出这两种语言的塞音相同点和不同点。笔者希望论文

FRANSISKUS ASISI 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对 b – p、d – t、和 g – k 发音的错误就是他们分不清那一个送气与那一个不送气。b – p、d – t、和 g – k 与印尼语有相似性，印尼语中也有 b、d、g、k、p、和 t 但印尼语的发音与汉语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学生容易出错。笔者偶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才决定选这个题目。

b – p、d – t、和 g – k 是三组相对的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每组两个音的发音部位完全相同，只是在发 b、d、g 时，气流较弱、自然发出、叫做不送气音。在发 p、t、k、时气流较弱，用力吐出，叫做送气音。b – p、d – t、和 g – k 三组音都是清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

的研究的结果能为解释到汉语与印尼语声母得相同点和不同点。

本文研究问题包括：

1. 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的相同点有那些
2. 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的不同点有那些

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 1) 找出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的相同点；2) 找出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的不同点。

催希亮（2012）指出，语音是一种物理现象，因为语音的生波同其他物理声音一样，也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声波的传递也与其他物理声音一样，要有相应的媒介；第三，语音又不纯粹是一种物理声音，纯粹的物理声音可能没有信息内容，但是语音是有意义的，语音的感知涉及心理过。

徐通锵（2006）指出，音素是基于人类的发音生理而确定的。同一个音素，比方说[p]它是一双唇闭塞音，对所有语言来说，都是一样，但是，它在不同语言中的作用却可以很不一样。如，汉语的[p]和[p^h]（“^h”表示送气音，拼音方案分别写作 b 和 p）能区别意义因为“包”和“抛”就是因[p]和[p^h]的差导而形成两个不同的字音，而英语的[p]和[p^h]就没有这种区别作用。

王若江（2005）指出，在汉语声母中有 6 组音两两相配，成对的两个音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发音时气流的强弱有所不同，形成了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我们知道辅音发音的时候都要先形成阻碍，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是：

王若江（2005）指出，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它是国家通用的，通行于全国各地区，也是国际公认的汉语标准语。语言学习要从语音开始《汉语拼音方案》是学习汉语语音的工具，他准确地表达了汉语语音的系统。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有 21 个声母，37 个韵母，4 个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按不同的标准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1. 按发音部位分，普通话声母可以分为七类：
 - 1) 双唇音 b、p、m；2) 唇齿音 f；3) 舌尖前音 z、c、s；4) 舌尖中音 d、t、n、；5) 舌尖后音 zh、ch、sh、r；6) 舌面音 j、q、x；7) 舌根音 g、k、h
2. 按声母的发音方法分：
 - 1) 根据成阻和除阻的不同方式，普通话声母可以分为五类：塞音 6 个，擦音 6 个，塞擦音 6 个，鼻音 2 个，边音 1 个；2) 根据发音时声带是否颤动，普通话声母可以分为两类：声带颤动的浊声母，有 4 个；声带不颤动是清声母，有 17 个；3) 根据是否送气，可以把声母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两类：送气音 6 个，不送气音 6 个。

发音不送气时，破除阻碍后，声门闭上，紧接元音；发送气音时，破除阻碍后，声门打开，流出一小股气流，再接上元音。也就是说造成二者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气流通过声门时，时间的长短个气流的强

塞音						塞擦音					
双唇		舌尖		舌根		舌尖前		舌尖后		舌面	
不送气	送气										
B	p	D	T	g	k	Z	c	zh	ch	j	q
八	怕	带	太	狗	口	早	草	知	吃	鸡	七

王若江（2005）指出，发不送气塞音时，先做好发音准备，如 **b(ba)** 是双唇音，气流堵在双唇，口腔一打开，立即发 **a** 音，而 **p(pa)** 与 **b** 的基本动作相同，但要有蓄气的准备，双唇打开后，先送出一股气流，然后再发 **a**。这样不必费力就可以发出送气了。

发不送气塞擦音时，如 **z(za)** 是舌尖前音，舌尖和齿背形成阻碍，发音时舌尖和齿背之间打开一个小隙缝，气流摩擦流出同时马上发 **a**；而发 **ca** 时，前期动作于 **z** 相同，但是气流在舌尖和齿背之间摩擦送气的时间稍长一些。

曹文（2000）指出，**b[b]** 语音学上叫“双唇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闭上双唇，使少量的气流留在口中，然后突然松开双唇，让口中的气流很快地发出。

p[p'] 语音学上叫“双唇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声门是打开的，但双唇紧闭，留在口腔中的气流比较，气流爆发的力量比发 **b** 时强，特读时间也稍长；开口较大时，口腔内压力大，所以肌肉也比较紧张。

Hasan Alwi (2008) 指出声母发音方法时有 3 个音素：声带的状态，口型的接近，然而，发声母时声带可能会接近。声母分到“tidak bersuara”例如：**p** 和 **t** 是没有声音的声母，而 **b** 和 **d** 是“bersuara”。

d[d] 语音学上叫“舌尖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舌尖和舌头的两边靠近上齿龈，使少量的气体留在口中，然后突然降下舌尖，让口中的气流很快地爆发而出。

t[t'] 语音学上叫“舌尖送气清塞音”。发音时，跟 **d** 一样，舌尖和舌头的两边靠近上齿龈，但声门是打开的。留在口腔中的气流比较多，口腔肌肉比较紧张；气流爆发时，力量比 **d** 强，特读时间也稍长；开口较大时，在 **[t]** 后仿佛有一个 **[h]** 的音。

g[g] 语音学上叫“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后舌面抵软腭，使少量的气流留在口中，然后突然降下舌面，让口中的气流很快地爆发而出。

k[k'] 语音学上叫“舌面后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别的方面与 **g[g]** 相同，但是声门是打开的。留在口腔中的气流较多，口腔肌肉也较紧张；气流爆发时，力量比 **g** 强，特读时间也稍长；开口较大时，仿佛在 **[k]** 后有一个 **[h]** 的声音。

以及嘴的靠近方式。对大多数语言，声带总是接近声音发音。

双唇音 (bilabial): 如果两个嘴唇闭起来，发音地点是嘴上，而嘴下当作咬架，例如：**p**、**b**、**m**。

舌头音 (alveolar) :由舌头或舌叶叫成舌头音, 舌头接近牙龈, 例如: d 和 s。

舌根音 (velar) : 舌头后部接近或贴在上呀腭叫做舌根音, 例如: g 和 k。

声母对 b-p、d-t、和 g-k 在它们的形成中也具有相似形, 即, 用振动声带形成的 p、t、k 而 b、d、g 与声带一起形成, 振动。因此, 前三个辅音称为静音辅音, 而其他三个辅音称为浊辅音。王若江 (2005) 指出, 在汉语声母中有 6 组音两两相配, 成对的两个音发音部位相同, 发音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在发音时气流的强弱有所不同, 形成了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我们知道辅音发音的时候都要先形成阻碍,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是: 发音不送气时, 破除阻碍后, 声门闭上, 紧接元音; 发送气音时, 破除阻碍后, 声门打开, 流出一小股气流, 再接上元音。也就是说造成二者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气流通过声门时, 时间的长短个气流的强。

塞音						塞擦音					
双唇		舌尖		舌根		舌尖前		舌尖后		舌面	
不送气	送气										
B	p	D	T	g	k	Z	c	z	ch	j	q
八	怕	带	太	狗	口	早	草	知	吃	鸡	七

2.6.1 塞音的双唇音”p 和 b”

发音时上唇和下唇紧紧闭合, 使肺部空气在释放前暂停一段时间, 例如:

Pola bola
Kapar kabar
Siap aba

一般发音, 舌尖贴在牙龈上。释放前空气从肺部排出。因为它受当地语言的影响, 所以也有人通过将尖端或舌头粘在上牙背上来背诵这两个辅音, 这样就可以产生牙齿声而不是牙槽骨。关节区域的差导在印尼音响系统中并不重要, 例如:

Tari dari
Pantai pandai
Rapat debu

通过将舌头的后部粘在软腭上而制成。这里空气被抑制然后被解放。

Kalah galah
Akar agar
Politik sagu

王若江 (2005) 指出, 在汉语声母中有 6 组音两两相配, 成对的两个音发音部位相同, 发音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在发音时气流的强弱有所不同, 形成了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我们知道辅音发音的时候都要先成阻碍,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是: 发音不送气时, 破除阻碍后, 声门打开, 流出一小股气流, 再接上元音, 也就是说造成二者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气流通过声门时, 时间的长短个气流的。

陈啊宝 (2005) 指出, 音节是语流中最自然的语音单位, 也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的音段。比如当我们听到 “zhè shì wǒ péngyǒu” 这样一段声音时, 很容易地就可以把这段声音划分成 5 个音段, 也就是 5 个音节, 写出来就是”这是我朋友“这 5 个汉字。又如在英语中, 当我们听到”artist” (艺术家) 这个

词时，虽然可能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同样可以感觉出它是由[a: -tist]这两个音节组成的。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就代表汉语的一个音节，汉语普通话的基本音节有 400 多个。但直得注意的是，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塞音	
	Tidak Bersuara	Bersuara
Bilabial	P	B
Alveolar	T	D
Velar	K	G

汉字毕竟只是书写单位，所以不能单位地根据书写单位来给语音划分音节。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一个音节，在人们听的时候感觉是一个整体的声音，但如果我们把每个音节都读很慢一点，就会发现，在完成一个音节的发音过程中，我们的发音部位会发生不小的变动，如“shān”（山）这个音节，开始时的发音于收尾时的发音情况不一样。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把“shān”再细分为”sh、a、n”这3个音，但是这3个音就不能再作进一步分析了。因此，我们就把这种从音节中分析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叫做因素。

本文的研究步骤如下：

1. 把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p d-t d 和 g-k 的对比分析。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是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p d-t d 和 g-k 的对比分析。

研究设计

为了达到上述的研究目的，笔者使用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的评价。通过对比分析法，笔者能找出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p d-t 和 g-k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笔者对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p d-t d 和 g-k 是否受到汉语与印尼语不同点的影响，更好的提出教学建议。

2. 找出汉语与印尼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3. 做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教学建议。

表 4.1.1 根据发音方法，声母分为七组，其中有塞音。按照声母的发音位置分为 6 组，包括双唇音，舌头。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塞音	
	Tidak Aspiratif 不送气	Aspiratif 送气
Bilabial 双唇音	P	B
Alveolar 舌头音	T	D
Velar 舌根音	K	G

表 4.1.2 根据发音方法分五组，其中有塞音。按照声母的发音位置分为六组，有双唇音，舌头音和舌根音。无声的声母分为两个部分，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发音方法	印尼语		汉语	
	Bersuara	Tidak Bersuara	Aspiratif	Tidak Aspiratif
双唇音 Bilabial				
*塞音	b [b]	p [p]	p [p']	b [p]
舌头音 Alveolar				
*塞音	d [d]	t [t]	t [t']	d [t]
舌根音 Velar				
*塞音	g [g]	k [k]	k [k']	g [k]

根据表 4.2 可以找出印尼语与汉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印尼语和汉语声母方程三个方面，既：

A. 相同点

- 1) 在双唇音，舌头音和舌根音的位置都有声母，这意味着印尼人用汉语声母发音不难，因为在印尼语中他们也有相同点的声母。
- 2) 都有一种抑制清晰度的声母。这意味着印尼人发现声母的声音并不难，因为印尼人的声母与汉语有相同的发音方式。
- 3) 同样用字母作为辅音。中文有汉字的字体有复杂的汉字字体。在学习中文中使用字母作为辅音来念和记音比较容易，但是有些初级学生在学汉语的过程中有时候念得会遇见困难，因为汉语的发音用字母来写，而是念得时候完全不同。

B. 不同点

- 1) 印尼语中有声音与无音，汉语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 2) 印尼语与汉语的声母具有相同的字母，但具有不一样的法音方法。说在阅读会有误解，例如：如果没有语音符号，汉语中的“biru（比如）”这个词会被印尼人读成“biru”意思是“蓝色”，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misalnya”。这个词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发音有误，意思差之千里。所以让学生准确地掌握送气和不送气音是很重要的。

对印尼学生有的母语中没有送气音，所以觉得发送气音很难，有的学生母语的发音中不需要突出送气音，所以他们不

重视送气音，因此在用汉语交流中常出问题。因此笔者提出几个教学建议：

- A. 让学生观察，先发不送气音，然后再发送气音，对比体会不同。教学时，教师可先示范发音若干次，让学生听清楚，不急于让学生马上模仿。另外在学生模仿发音的过程中，教师不要模仿学生的错音，否则会给学生造成辨音的混乱。做一次演示：把一张纸放在嘴的前面。发不送气音时纸不会动，在发送气音时纸会被气流冲倒。此后让学生自己把手或纸放在嘴前试试触气的强弱，体会两者发音的区别。

- B. 教师给学生对比练习，如：

b 和 p

bà	爸	pà	怕
bō	波	pō	坡

d 和 t

dà	大	tà	踏
dé	得	tè	特

g 和 k

gā	嘎	kā	咖
gē	哥	kē	科

结论

笔者以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的对比分析来找出了汉语与印尼语塞音 b - p、 d - t、和 g - k 声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汉语学习者最难学的方面就是与他们母语习惯。

笔者提出的一些教育建议：教师必须先了解汉语与印尼语 b - p、 d - t、和 g - k 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就是汉语与印尼语有一样声母，不同点就是在发音方法中。在解释汉语 b - p、 d - t、

和 g - k 时，让学生能够容易理解。了解相同点之后，教师必须注意汉语与印尼语的不同点，给学生解释清楚。学生了解不同点之后，教师就把一些难点做试题让学生多读。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为汉语教师提供课堂教学依据。

参考文献

曹文（2000）《汉语语音与纠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催希亮（2012）《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Hasan Alwi (2008) 《Tata Baahasa Baku Bahasa Indonesia》，Balai Pusaka.

王若江（2005）《汉语正音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通锵（2006）《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